



耿巖文鈔 二集

碑記誌傳

海寧沈 珩昭子著

海鹽縣修築捍海塘碑記

國家課天庾之粟與大農之金歲不下三千萬江南
湖西幾半之千百萬田廬生齒聚其中而東海環其
外恃一綫之隄以爲之防藉曰蟻壤不塞將漏山阿
其勢然也凡負海之邑司邦土之任者罔勿職乃始
然而善敗質指大抵財有最濫術有工疎其說近矣



有進此者乎曰任事之心實與不實而已矣浙之海
鹽西受甌江之流飛沫東注乃成巨洋而當秦駐白
塔乍浦諸山角張以怒之故撞塘易蝕自唐以來甃
築程製可按也近代若文襄周公惠安彭公以名卿
撫治後先相摩畫而其屬如楊公瑄黃公光昇黃公
清其人踵事增善塘以陂陀石以縱橫甃縫以幪頭
丁字呂字之形仰一綫之隄以并崩山湮谷之濤而
卒無患唯臺府大仁人間代一出而當其敝爲之咨
心然後百世之利興焉蓋東南水土之政無大

若海海之利害尤烈隄海之役尤鉅功尤偉云
去故籍浙西三郡有均徭歲修之輸自軍興蒐餉歲
修葺如也隄故堅者激其圯完者培其趾所謂蟻壤
之隙山阿之危積纍纍然有司上狀諸司蒿目莫以
措中丞雲陽趙公方汲汲議興舉會遷去康熙丙寅
少誦馬宛平金公自閩撫移鎮吾浙甫蒞浙百治一
新隄海之顛或曰曷請諸公惻然曰人臣不止體國
下憂民忍乎哉夫水火一也失火之家先言丈人其
毋乃燎原水一瑕而三吳之流瀟矣吾日食大官俸

寧勿蠲之吾衣絲編飯著頭盧兒寧勿啻之即日單
車臨海上按視當繕葺者計一百五十丈畫籌咸周
名嘉少府桑侯監理之侯才且賢爰繩往牒規近模
分費程謹歛散始秋徂冬方沍寒墮指颺風毒霧中
手口交畫於蕃楊間凡砥石榘木層架之法咸中程
凡料價傭錢廩食之出入咸寬平勿旁落以故人人
盡力工始丙寅秋八月迄丁卯春三月告成事巖如
屹如度越于舊觀粵自隄海未有功之倍事之神若
斯者也抑往者經費出水衡錢間則科三郡民田租

會莫問也往者役徒發部民甚則調蘇
九郡浙東匠夫今則勾一間左無有也往者守土或
息事厥瘵至士庶叩闕乃得報可今有位之焦勞民
若無聞知也然則粵自隄海未有事會之艱若今日
者也司馬公舉東南大利大害積弛無備之一綫濱
危者一旦孽畫拮据奠千百萬之田廬生齒于指顧
間非體國憂民之實心所急皇貫注而成者哉若桑
侯之勤敏練達縮財于往費而續用過之其任事之
實心稽之誌載又安可及乎是役也邑人德之浙三

郡之人德之屬余爲文勒諸貞珉以爲千百世所法
式而系之以頌曰

於爍景命淑氣網熅篤生名哲建節江濱貞度飭綱
飢溺由已山祗海若咸秩厥祀維茲鹽官禔海之洋
怒濤盪激隄是用戕爰稽舊謨歲勤修築歛由田租
責唯司牧間乃軍興計臣併裁厥廢不葺吳其魚哉
司馬曰吁大臣之道國則當體民則有造言駕單車
適彼海隅周覽緯畫厥餉唯余爰命少府汝才汝賢
往監厥役式勤式專少府受命劬勞勿辭琢之砥平

楗之柱檣金墉岡陵蜿蜒律率經歲之程曾不數月
司馬精誠貫于鬼神海波激澂排椿入巖滄桑永澹
民寧家室史氏紀功千秋頌述

巡撫少司馬宛平

金公修築海鹽縣捍海塘

碑記

國家課天庾之粟與大農之金歲不下三千萬其賦
東吳浙西幾半之千百萬田廬生齒聚其中而大瀛
海環其外恃一綫之隄以爲之防語曰蟻壤不塞將
漏山阿其勢然也凡負海之邑司邦土之任者罔勿
職乃治然而善敗質指大抵財有覈濫術有工疎其
說近矣有進此者乎曰任事之心實與不實而已矣
浙之海鹽西受鼉江之流飛沫東注乃成巨洋而當

秦駐白塔乍浦諸山角張以怒之故撞塘易蝕自唐
迄明千有餘年甃築程製可按也近代若文襄周公
惠安彭公皆經天緯地才以名卿撫治後先相擘畫
而其屬之受委任底厥成若諸道使者若郡大夫若
少府最著如楊公瑄黃公光昇黃公清其人踵事增
善塘以陂陀石以縱橫甃縫以襍頭丁字品字之形
仰一綫之隄以捍崩山湮谷之濤而卒無患惟臺府
大仁人間代一出而當其倣爲之咨嗟動心然後百
世之利興焉方其報績於朝嘗下璽書增秩賜金而

邑之人德其功廟貌尸祝之不衰蓋東南水土之政
無大如河若海海之利害尤烈隄海之役尤鉅功尤
偉云按故籍浙西三郡有均徭歲修之輸貯鹽庫秋
則理砌之自計臣以軍興充餉歲修葺如也隄故不
能無毛髮瑕瑕則堅者激其均完者嚙其趾所謂蟻
壤之罅山阿之危積纍纍然有司上狀亟請開府暨
諸司蒿目莫以措 中丞雲陽趙公方汲汲議興舉
會遷去康熙丙寅

天子簡少司馬宛平

金公自閩撫兼中丞移鎮於浙

公禁筦重臣剔歷中外甫涖浙若布政肅吏詰姦寧
人之治一新之其屬之以災旤告者則星言急之省
隄海之顛或曰曷請諸公惻然曰人臣不上體國
下憂民忍乎哉夫水火一也失火之家先言木人後
救火其母乃燎原隄一瑕而三吳之流鹵矣匪惟鹽
民魚且壑吳吾日食大官俸寧勿蠲之吾衣絲編飯
蒼頭廬兒寧勿嗇之卽日屏麾幢導騎舁單車臨海
上按視當繕葺者計一百五十丈畫籌咸周召嘉少
府桑侯命之曰汝職監理之厥鑿惟予汝繩往牒

規近模分訾程謹歛散用副予簡任礪厥成少府礪
受教始秋徂冬方沍寒墮指颺風毒霧中手口交畫
於畚楬間凡砥石榱木層架之法咸中程凡料價傭
錢廩食之出入咸寬平勿旁落諸役夫咸勸勉勿威
繩以故人人盡力工始丙寅秋八月訖丁卯春三月
告成事巖如屹如度越於舊觀僉曰異哉粵自隄海
未有功之倍事之神若斯者也抑往者經費出水衡
錢間則科三郡民田租母冒破佚濫足矣今請發頭
會莫問也往者役徒發部民甚則調蘇松九郡浙東

匠夫水使者一縵符立奔湊耳今則勾一間左無有也往者守土或息事窳廢至士庶叩闕乃得報可受勅行便宐今有位之焦勞民若無聞知也然則粵自隄海未有事會之艱若今日者也 司馬公以經天緯地才舉東南大利大害積弛無備之一綫濱危者一旦擘畫拮据莫千百萬之田廬生齒於指顧間非體國憂民之實心所急皇貫注而成者哉若桑侯之勤敏練達縮財於往費當千百之一而績用過之其任事之實心足以副簡任而礪厥成稽之誌載又安

可及乎是役也邑人德之浙三郡之人德之屬不佞爲文紀其事勒諸貞珉以爲千百世有邦土之任者所法式而系之以頌其頌曰

於爍景命淑氣烟煜篤生名哲乃武乃文保釐南服建節江濱貞度飭綱縵墜起圯樂憂同民饑溺由已山祗海若咸秩厥紀維茲鹽官裨海之洋秦峯苦竹角趾斯張怒濤盪激隄是用戕爰稽舊謨歲勤甃築大工間興請帑無宿採山徵夫民靡有讟間乃軍興計臣併裁屢皇其請嗟詘於財窳廢不戢吳其魚哉

司馬曰吁大臣之道國則當體民則有造思此淪
胥予心懍懍言駕單車適彼海偏周覽緯畫孰瑕孰
堅乃命 少府汝才汝賢 少府受命星言駐之颺
颺墮指劬勞勿辭琢之砥平椹之柱檣坡陀縱橫如
肉附骨財縮萬千功倍曩伐金墉岡陵蜿蜒律萃
司馬精誠貫於鬼神融融冬日煦煦韶春役勿塗潦
百堵斨斨海波激復排椿入斷追維曩獻星羅踵出
莫如今圖滄桑永謐國恒土貢民寧家室史氏紀功
千厥誦述

文昌閣記

嘉興南門外背城面湖湖水之所會曰梓潼滙其阜
故有梓潼祠滙以是得名明季火於兵以梓潼神所
歸往惟士子其類孤再造爲難而城內外十萬餘戶
莫不崇信浮屠氏故卽其址建佛寺兩層僅虛其前
濱湖之地今年諸紳士建文昌閣其上用存舊觀予
甚嘉茲邦之修明祀而興文功也按象緯家文昌六
星在斗魁之前曰貴相曰司祿主文與祿而梓潼神
稱張姓起西蜀爲神而耀靈其間隋唐末其祠始遍

天下當卽文昌之憑以爲神者故祠梓潼曰文昌夫
士子誦習孔子之書而祀於廟曰先聖先師孔子之
自任曰斯文其教人曰文行忠信博文約禮其不諱
言祿也一則曰祿在其中再則曰祿在其中是則士
子之求文與求祿莫如孔子然後世學者疑孔子之
言文非今之文孔子之言祿非今之祿爲孔子之道
以求今之文與祿往往不近不若求諸文昌文昌豈
遠人而神求文得文求祿得祿司之冥冥於人反之
其爲說吾不知果信與否及誦世所流傳文昌之

以使人得文與祿之理一以忠孝爲本以仁義信讓
爲要凡所謂懲忿窒慾忠恕行善無一不與孔子合
不由其教則所求不得縱得之而非文昌之所許然
則士之事文昌其與事孔子一焉固其可也况水於
五行爲太乙之元精固文所自出也天下諸州皆有
孔子之宮與文昌之祠若嘉禾之南湖汪洋泱泱天
目西傾明聖北注以汔乎梓潼之滙者他州郡所絕
少殆文昌之所樂降神於此以鼓盪衍溢於茲邦之
文也乎天官斗魁其躔各有所建其野各有所分太

史書所紀平日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而斗所分
曰吳揚嘉固以文名天下從此神佑其心文之甲於
海岱吳揚夫何疑吾願多士入則雅歌擊磬於孔子
之堂以樂其道出至乎文昌之祠以求其教之合乎
孔子者而內自存省期無媿負於中不修文而文日
高不求祿而祿自至有必然者時董其成爲予友懷
君應聘屬珩記其事而因爲之說如此

遊園記

海鹽郭門之南郊有張氏太先生之大白居給諫君
之涉園予表弟澹存於大白之南舉涉園之東偏因
清流澹清而下丘原高下其旁老樹蒼蔚其內營爲
小築顏曰遊園左臨滄流設板扉扉以內折而西堂
三楹豁然以敞可布席而詩可散髮而飲可瞪目而
眺可終竹管絃而樂堂以下植異松桐桂梅榆之屬
當月則影入懷春夏則涼陰蔽日其南鑿爲池泉
泓然以流周壘而西池南北壘土石而舉其丘原蒼

蔚之老樹參差蒼翠木子族堂折而在南於東之
取臺閣可登可眺可以臨東海之怒濤西眺
可以瞰地中五色珠璣之魚室折而南出有
丈室者二幾及懸燈林樹鳴鳥之音皆若幽巖遠
谷循廊西北進東房懸鐘磬而室修板榻其上榻下
溪流潺潺然坐聽雨聲可風可月可約可障幾得句
池中植楊柳芙蓉蓮葉之屬魚鱗十百噴香噴濺
與人相迎橋盡西之南院有松大夫刺翠翠軒之竹干
筒與林巒亭閣扶疎相掩蒼煙紫雲噴雨則滿湘清

村繚繞在目其他曲室閒館周遭羅絡予謂澹存子
得此自娛殆足矣乎顏其園曰適何居澹存曰吾非
敢托諸蒹葭伊人也茲丘也吾先隱君杖屨之所常
遊憩也吾適先隱君也登高北望適吾先大白之遺
澤焉西顧而歎適吾先給諫之警咳焉吾豈自娛已
哉予乃喟然太息曰有是哉其仁孝之思乎或曰吾
江海之間士大夫之爲園衆矣池臺林石之富雕鏤
金碧之侈賓從讌遊之雜選以茲園擬之猶丘垤之
介乎崑崙者也奚取焉予應之曰否否大小之相

去惟其義而已豈若所云哉苟徒以其延袤侈麗爲
勝縱若古之十里九坂以象二峭奇態異觀盪精眩
目不遇多溢金錢誇耀舉耳雖以予之爲居蓬蒿滿
徑茅棟蓬門而志意常克然六合之外以觀彼之觀
離焉繁後就勝者等諸榛莽瓦礫之陋且賤曾不足
以介吾之一盼况若茲園之中丘壑具體足以遊目
賞心而其託義之重且大若此方將吞若雲夢者八
九而况彼區區者又何大小之提而論哉且夫古之
高人逸士與所居之園圃並傳或以其人或以所遊

之人今茲園之來遊風期觚斡多博雅勝流噫足傳
已足傳已聞者以予言爲信澹存因請予記之

八次子傳

以衛世家而為之論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
 公以婦見諫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
 取明驪姬之過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
 也予因推見古之仁人如衛二子晉申生其處父
 子兄弟間仁矣死且不恤於土地人民何有哉此所
 謂人之性善者也其在婦女多有之如鄭之雍姬忍
 於其夫以生其父彼其處執之難全決擇夫大小重
 輕審矣獨惜姬斬一死以謝其夫事若與楚令尹子

之子棄疾相同視棄疾能死有遺憾焉他若聶政
之姊殺身以成弟之名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忠
彼其至性激烈見義立斷有出於尋常萬萬者雖上
天仁愛賢德欲生全之其若之何哉然有不容以舉
論者語曰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蓋有忘一身之謀以
存其父之祀輕富厚之媿樂而甘危亡之感窮此其
設心去尋常絕遠然其計未及於死也爲之兩利俱
存非天道之可恃而鬼神之可依哉乃卒取怨怒
以死其可悲孰甚焉此豈非天乎予姨母朱適

濮其家財萬金無子姨悍夫不敢畜媵妾止一女許
以萬金遺女爲擇婿吳生吳生貧置利田宅予之給
奴婢什物夫妻美衣食奴僕遊如富人居女獨自念
母以女故斬濮氏祀義不忍從容白母阿母即百歲
後安能饗異氏一杯羹且令濮氏世世宗祠不血食
乎母怒罵曰吾用萬金餉汝犬豕猶知人意况人乎
女於是不敢復言一日父過其家女私語父曰母之
心父所知也女爲父置羹帶婢父時至令侍巾櫛生
男存濮氏祀女死瞑目矣父喜過望感且泣與女約

生男而長萬金共女中分女笑不答歲餘生果男也
女度不可隱蔽而之母家會濮氏一二長老廟見男
具白母母有子矣為母賀母見之大驚疾怒次骨不
可忍已不可奈何行復自念女逆我如此何用逆
女為不若長養此兒暫不予女一錢是固女命絕之
時也於是收其田宅家器什物驅就他舍勿復相見
吳生日窘窮愁苦鄰里親戚所與遊皆謂笑之生
憤恚婦欲刃之婦度無所容遂自經以死嗚呼傷哉
此豈非天乎夫性善人之本也所以背善而趨惡氣

與欲蔽之也女輕萬金貴若草芥與古揭一之國
者何以異當父與約中分笑不答豈嘗毫末顧其後
之安存者哉此其計人莫不以爲至愚不知其決擇
明而處義斷也衛二子晉申生不忍傷父之志以死
而其父無所不忍於子非性之善惡異也物蔽之也
濮氏母亦如是已矣獨其志在乎存親之祀見疾於
母所甘心焉然豈若鄭雍姬楚棄疾聶姊王母之必
出於死而後可哉天佑賢德而生全之固有道矣乃
卒至於無所容而死吾故曰彼數人者或死或不死

人爲之也濮氏女之死天爲之也夫其性之善而心
之仁如此何負於天而必死之雖然求仁得仁全乎
其性之善而已夫何怨且夫古之志士仁人當國祚
存亡之際以死報國不必其能存危亡於再造也抑
或再造於垂絕之緒程嬰杵臼之趙氏孤丙吉之皇
會孫王成朱震之師門特保其孤裔於墜緒而已無
深謀至計於未生之前若操券而得之則又奇矣是
其精誠所感足動乎天地鬼神付一濮氏兒於一女
子之手使其親世世血食天所以成其志者若

然安在仁之不可恃而善之不可依也哉吾旣有見
於天性之善常不泯於天地間又有感於名跡顯晦
之不同若濮氏女者湮沒不彰尤足悲也故敘其事
以傳焉濮氏桐鄉人

封微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查公墓誌銘

吾鄉有君子曰查石丈先生諱嗣琪字肇五存丈其
號茂材君累庶常君昇之父也先生博學敦行孝友
潔修恬讓以遇物省克以持已其潛志密行有不使
人知卽所親昵不易知者擅文章詩詞工行草法書
年七十有六以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七日卒於寢庶
常君史館奔喪歸其明年某月某日葬於

先月來請其故交同里沈珩爲誌而銘之泣而日往
者不孝等疏具行述毀傷卒遽中有不逮縷次有不

忍縷次者非公莫晰先子隱予不敢辭予少時相與
六七人爲文會而先生配丁孺人予表姊氏也年復
差肩及老相從遊故知之深誠莫如予先生幼挺穎
敏誦習至性過物年十一父其皇公早世哀禮若成
人外王父淮陽守同生許公憐愛之有句內外十一
孫惟爾種德邁又署其門曰五世其昌字以肇五謂
其先四世單系素門知至是必亢其宗云長益遠爾
好修距丁孺人來歸毋許太君遇子婦嚴夫婦相敬
勉以善事母上及事王父母咸曲承其勉率而

姊奴婉以華柔以誠以是相感從家庭至性
多有曲折惟盡義者處之爲能安也逮析箸居則長
聽毋前白母兒長稍自立兩弟幼持家難分田願取
蔬陔者僮奴羸拙者屋居礪頽者於是許太君喜而
語焉已王父母許太君相繼喪亡治喪葬獨先慄營
而曩所受污萊零陌滋隳斥殆半中間癸瘁辛酸刻
情隱志不願使親習者知顧察知之相感涕是殆非
人子狀述間所得而書者矣然早能知性知命茹荼
如飴日陳古儒書而讀之勵行仰法先賢恤嫠姊撫

孤甥急友生之難至身入棘犴周其薦薦橐籥罔所
顧惜中歲師事戢山先生於山陰受微過隱過顯過
之格退與同志爲省過之會日史月書事事期歸實
踐疾學者虛飾體面足以害道著虛體面說一篇以
斥其妄而求其真由是名利之念剗剗殆盡葛巾蒯
屣絕跡城市顧天性合道不由防檢矯持謝顯道別
伊川久始去一矜字薛德溫自言二十年未消磨怒
字與先生交未嘗見矜怒之萌亦不甚用消磨力去
而始能此豈爲學者易及哉當王父之葬族長老有

二十金賜於青子致者不果致也先生知之終勿
言一日族長老以問則應曰致矣終不使其人知之
以德施人而人或操豚蹄以來峻謝自愧責曰是
人爲至於我哉州黨苟行違乎義必相譙讓曰若
之不畏石丈先生知邑大夫修鄉飲禮固請則固謝
不應自壯迄老處戶蕭然或日盱不食惟讀書無劾
色於文章尤好震川集不能置詩宗陶學杜晚又在
元陸間率真任情不事揣摩書法益造勁迥遠近走
其室請勿絕譟兩子嚴雞初鳴蹴令起講誦手鈔春

秋四傳及古諸家文皆發明以授爲論說備修經術
求志立身兩嗣君並家學有聲茂材君勤侍養而庶
常君以其才出應四方之求歲時歸省傾其賦金字
絹市鮮置酒奉色笑相歡娛人望而歎曰天倫文行
之樂孰過此建禮中一門即庶常君成進士官侍從
先生亦旣膺制辭被章服矣一不改其素故衣藜
杖足不越郊村客欵門則手開板扉納焉一日出舍
後市街屠兒灑滷血藉其衣先生神色不少異默而
去比舍嘗屠兒若奈何辱查封公其人惶悚謝則好

潘然曰毋謝我衣曰勿收手曰衣何足貴

潘人讀讀曰嗜公固長者然何乃至是是場先生

丁翁人壽以康門第方拔且人廷誦許淮陽遺種

昌之題以爲淮陽先達之賢有識者此其徵乎時與

高年爲晚娛之會以春秋集黃山黃山者故許注

築室娛老地也亭館半婁涼然翠竹碧梧翁存詩

老吟眺相追尋而先生撫今懷古憑弔歎歎別有寄

孔非同途所得而知者庶常君方歸省則趨之行日

吾老翁健彊如此女何不及時力其官務正學以期

獨直勿媵姍抑揚他日利澤在生民乃不負平時
論發明之意徒宴息何爲於是庶常君辭親就道甫
半歲而先生病以卒遠近咸悼惜涕洟以爲常世有
君子其人焉而今已不復作也或謂先生之存歿以
庶常君而榮是實不然爾爾君之以家學發其聲光
乃幸得爲君子之子而榮焉若先生之學之行之也
則固非爵服門第所得而榮之者已其先新安人
嘉興再遷海寧東鄉之金牛里數傳至一愚公諱
公明嘉靖間贈奉政大夫奉政生雪坡公諱繪繪生

憲入中憲三傳至鳳巖公諱允芳時諸父昆弟
貴顯公翛然自遠有名德先生曾王父也王父愷元
公諱大任有文稱善同里淮陽守許公同生父其皇
公諱繼序以家學授經先生膺

畢恩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配丁氏封孺人子二人
曰鼎庠監生日昇戊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女三
人孫八人有詩古文集十數卷有摹搨之法書今自
京國以迄中原江左皆知庶常君之詩文法書高天
下而不知其淵源在乎是銘曰

其志也卓其神則泰其外也和其中斯介疇無師承
責躬鮮勸惟石丈翁洒然心快考今道古翼文子質
有其文截恢詭醴泉之源清且旨嗚呼茲有道君子
之幽宮倚故丘之松楸兮挹蓬峯之嵒龍惟德足以
鞏世兮永斯碣之無窮

前孝廉張元喆先生家傳

前孝廉張元喆先生名次仲號待軒啟禎間以文名
於時尤研精理學經義通貫時務有卓識生平節行
自表見風骨稜稜特立數困不遇晚歲養晦著書其
大者曰周易玩辭困學記詩之志箋春秋筆記各數
萬言輯古今諸儒疏解名論取舍由特裁而發陳獨
見必迥出羣言其言易大指曰讀易有簡要之法惟
反諸心而安揆諸理而當便可從孔子而悟文周從
文周而悟皇象其論卜筮曰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

而後鍼藥汾陰侯山善筮先人事而後天道爲仁不
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惟道是信卜筮之道如是而
已又曰易與春秋爲體用以易讀春秋以春秋讀易
豈獨漢晉以下象數義理之家未有抉微洞幾若此
卽所謂義皇心地上盤旋寧復遺憾乎其言詩大指
曰易本天道而總歸人事皆以理數象變揅正人事
也於詩亦然故詩之所美必光明俊偉有益於天人
者也詩之所刺必陰詭回譎見棄於天人者也其於
春秋以爲十二公不書卽位者四其無父命也不幸

也彼八公而無王也何寬於無王而嚴於不幸也秦
晉相尋於兵而楚疆也殺之役啟之也抑自向戌之
弭兵也兵可戢不可弭也弭兵非國之福也齊晉之
權下移而楚能搯生殺以馭其臣也所言皆張膽明
目使千載下凜々有生氣吁先生豈經生佔畢之見
乎其他如三傳三史周禮通考諸家纂述甚富不具
論先生嘗答人論經學謂不深探義理而汗漫以言
經學是禮海忘河也蓋先生少負至性八歲割股療
母疾以孝聞泣辭題旌其後葬父母則自鑄跽像

瘞墓前志永依地下又嘗爲親難祀法吏主於祠終
其身若此者人莫不稱奇節先生不受也當其老困
公車而天下事亦孔棘矣每從當世任事之公慷慨
論列得失多驗嘗於濟南逆旅聞熊芝岡經畧傳首
九邊不勝搯擊夜夢熊公反覆辨難相與痛哭而覺
同舍大驚烏諍不數年而先生隱身蘓村混跡堊老
遁棲蕭寺矻矻窮經作老蠹魚夫豈先生之志哉雖
生平以名義經畫德其鄉如沮重役建義田主賑饑
事不勝數然不得大用於世有心者惜之福王建號

挾策上金陵知事不可絕江歸順治間直指使者薦
不也先生遇公正發言伉直破的明時同里有出爲
御史先生問將何施答曰我安能爲惟擔塞過去耳
先生怫然曰天下事皆此二字大壞此言何爲至於
我哉其人赧而曰子知九邊事乎先生曰九邊我不可
知獨知四維爲士大夫重耳聞者慄然座主錢宗伯
嘗規之毋示人難近先生曰孟子言自以爲是不可
以入堯舜之道某則謂不自以爲是亦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宗伯爲之歛容又謂後人曰吾濫膺後辟辱

舉鄉賓俱以疾辭吾死後必有謂予鄉賢而欲俎豆
學庭者鄉賢盛名俎豆鉅典豈可以虛聲妄謏謬當
乎吾耻之吾不願也觀先生出處志行言論風采於
古今名賢人杰爲何如哉先生父養元名施仁生長
海上乘潮出沒閩越爲計然白圭之筴雅好讀書賓
禮師儒以成先生之學性剛厲公正不平輒好嫚罵
賈馮先生身諸生挺出代理百計乃白母密太君自
先生幼時抱之就畊水雲窩水雲窩者其先世故廬
也先生登賢書母甘荼苦以老虞山宗伯而觴之

張氏先世故家以行誼著東澥婦德亦纍纍相望六
世祖鳳早物婦馮太君年二十四矢志字孤電及長
而質其居於債家鷄鳴白母他徙太君痛哭誓守於
是子孫聚族世有之卽水雲窩是也其媵虞哀太君
單笄侍奉不嫁以老太君命其子事以庶母祔葬兆
域有司旌其閭曰雙節遠近知名士遑遑爲詩文以
媿焉先生內行方嚴配徐孺人事舅嬗曲謹凡睦嫻
任卹罔弗篤先生性濶達細碎事弗問每攜長嗣昂
讀書黃鶴山經年不返孺人獨手提一二稚弱兒女

取身文金
默然端處卒無敗缺年三十時卽從史先生置箕帚
妾身屏居一室簡琴書筦箏之屬盡歸之終身無忤
色嗟乎可謂難矣子四人長曰昂字弦伯次日展字
韋叔季曰杲字季和幼曰昱早殤韋叔憲質孝友每
晨起朗誦孝經至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輒慨然曰
天下道理盡在是矣當兵燹播遷人並挾貨賄去韋
叔獨收丹鉛經史古文千餘卷曰吾父一生精力何
忍棄也當鼎革時有本宗故所嚙齧先生伉直者搆
難而齟齬之以非意事譟誣先生旣且不測韋叔曰

兄長當侍父側弟幼未堪家難以身惜之異族人矢
于吳山城隍祠庭鞠呼天泣血及復折辨事始得雪
同被訟十餘人皆賴獲全先生不之聞也韋叔憲勞
瘵以幼年未三十元配祝先卒繼贅吳不一月輒稱
未亡人年方二十三新婦廟見之禮未成堂上人表
敢繩以柏舟之義吳拊心誓天宇七齡遺孤初如親
子年六十時學使者旌之曰貞孝慈惠云初字無逸
承家學讀書敦行事後母如親母弦伯季和旣歿有
備宜男者一二人矢志苦節無逸委心屈意周旋於

諸父嫡妾之間以孫而代子職侍膳嘗藥不離左右
先生撰述間未卒業授無逸成之所編布遺書不悛
費以揚先人志其殆桓伏歐陽之世其令緒者乎君
子曰先生於是乎有聞孫矣無逸長女貞孝張娥七
歲喪母依王母吳孺人許字查德昌未娶而夭娥二
十一聞訃顏色不變微察之獨中自摧愴縞衣椎髻
作未亡人舉止父不忍干其志年二十六忽殞壘死
已復甦哽咽呼大人者三日鬼死正如歸也鬼言願
卽死念卽死如王母何雖然同穴之約見夢五年矣

今所夢復至請如約語畢遂卒德昌父欲請其棺合
窆比昔時青陵臺同里諸賢諡曰貞孝張娥自馮太
君雙節虞氏孝廉元岫先生文學章叔吳節母貞孝
張娥並載誌書

贊曰予邑前修獨稱張文忠九成四百餘年而有元
岫先生顯晦稍不同其學行人品豈相上下人知先
生非忘世者獨其據經秉直令出而用於時且柄鑿
不相入安知橫浦雙趺之跡不與蘓村梵角等哉夫
用舍時也與日星河漢同昭者道義文章也無逸復

出其家乘綱繹之若草叔身冒旣凶以急父之厄窮
詎不足與史之紀獨行者比身早露奈何其悲也而
前後諸節母及貞孝張娥其事迢迢于劉中壘之
所編次者烏序語不云乎士窮節乃見婦德亦然鄉
使張氏六七世間都燕憇豫順之禮雖負巖巖孤榦
將安從曩已自表見乎而人情顧不願以此易彼亡
足惟者雖然禮義之門前輝後光於以風世不誠賢
乎哉

明太僕譚公傳

明太僕譚公諱昌言字聖會號凡同嘉興人萬曆甲
午首解額辛丑成進士初知常熟有惠政調婺源刊
朱子遺書千餘卷關金竺隄雙湖土人及行旅皆便
之稱譚公嶺再調樂城抑巨璫王進忠削其免役田
什七諸奄斂跡而募民鑿井六百溉高丘四十餘村
迄今成沃壤以課最遷南兵曹母喪除補北車駕司
出提學福建首相兼向高孫應童子試勿錄也閩號
真宗師先是策撫順不宜出師言果驗以知兵除山

東督餉叅政兼登萊海防監軍時山東事孔棘登萊
於額兵外增召募兵八萬島帥毛文龍將由海道濟
師巡按御史游士任召募准兵無見糧而詳遼民航
海避難者數萬建撫陶元暉疑不納飄泊海濱將爲
亂登萊旦夕糜沸公聞兼道赴官密會募兵爲首者
斬以徇餘悉不問分插遼人於登青萊三郡三千六
百有奇編立戶籍給牛種流移得所居無何離縣兵
民相圍離令以遺衆反聞巡撫檄兵會勦公單騎入
登營執遼將李性忠手曰遼民卽我民遼將卽我將

離言反者傳箭檄諭之將士皆感泣不願兵而解

署撫上其功有遺臣子視遼民家親遼事勇往直前

器無遺避等語舉直省監司卓異第一詔不次擢用

賜金加銜尋推山東巡撫制未下當是時島帥毛文

龍之鎮膠東也籠海外織皮駝馬之饒括金貝以飽

中人之府其帳中擁觀軍容之虛威呼嘯權輿提桴

鼓外輸欵信以數百萬陰相要結而斬馘部民邀俘

獲功謂旦晚侯封可待者自節鉞以下莫不怵息以

承島帥之尻公獨每事必遏其姦帥掠平民毒其舌

瘖其喉詐爲獻俘計公則多方療所掠者活之以斥
帥之罔而朝鮮李倬弒篡請封帥甘其重寶鯨之來
以介於璫公怒曰弒賊不討而封之何以示屬國拒
不許登岍帥患事權不足以箝勒文臣私請墨救得
兼舉刺公具揭力爭其非制不可於是璫與帥之疾
怒次骨矣會御史魏光緒給事中魏大中各疏文龍
罪狀文龍疑出自公因搆蜚語借一司餉同知翟棟
辭連公謀燬煉成獄公念一身不足惜痛權奸覆罔
莫之救止憤懣嘔血卒於官邸山東百姓莫不文

心而恨其事烈皇帝卽位忠賢伏誅錄以死勤事

臣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復下禮部議謚法會明古事

遂寢公生平執義勁彊公忠許國不以利害奪其所

守至應機緯務具深識遠畧當其任南兵曹也時福

王遷延未就封特迫廷臣請詔來春之國而故索江

南鮮船五百艘爲發裝時方秋度水堅不及赴公慮

內庭以王舟不集爲藉口立遣官就北按辦速詔報

聞王不得已就籓隱然有安儲功識者躉之子四人

貞默登進士

官至大理卿有著述行世貞良以五經
登進士官禮部稱望藉甚乙酉典粵東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試時王師下江南貞良孀妻子渡海入閩閩人掃地
爲盜輒被劫斧傷首血被面盜謀掠子女遇老儒張
念雪爲太僕故所拔士偵知之過名同拔士子環而
泣曰此我真宗師子也舉其劄聞於官乞兵護出山
谷各負米掘山蕘相餉貞良卒死閩而妻子三十日
得全以歸人謂太僕拔士公明之報云貞良子瑄舉
孝廉官給諫以文學直節著於時子昔以明史備員
史館綱緝熹廟實錄及誌乘諸書未嘗不歎息
於公今給諫君復出行狀暨諸遺事請子

益有感於明季喪亡其養禍覆轍鮮不券合於漢晉
淪滅之年當太僕經畧登萊間戢亂撫流定禍敗於
咄諾之頃其於皇甫度遼祖豫州劉太尉之滅信權
宐奚遜焉且公死無何而撫臣李嵩李精白疏建忠
賢景仁祠蓬萊閣與諸省響應報可設公未死安知
無顧忌於強項使君之髮衝冠也乎鄭昌有言山有
猛虎藜藿不採追青齊故蹟孔北海死而後移鼎之
跡形矣國其可以無人乎哉乃踟躕於權逆之鏤鄒
幽憤以空歿與前此數臣者所遭畧同於庫安得不

悲其志而惜國事之淪胥以終也予既傳述其事而繫之以贊曰

國之存亡繫乎賢姦枳棘塞路臣節乃艱明祚崩危奄人執柄爪牙專閫鵬張害正矯矯太僕直亮公忠當其筮仕惠義兼崇堂堂省郎允文允武出膺一路巖巖東土戢寧亂畧不煩戈兵流移撫集爰樹干城豺狼作鎮邀功毒下婪婪權璫威虐是假節鉞之臣奴請不迫惟公稜厲追彼猶狂虺闕之怒疾於質首設機張罟疇脫擊拊一身奚惜廟社軫憂越石士唯

九原其儔司直淪亡狡兇相賀頌莽祠賢莫之敢挫代邸踐祚清論載伸褒秩議謚華衣奕新慨彼猥流情縻寵利邪焰燎原莫執其義雖冒時榮坳則汶然曾若君子休名永傳

吏部員外郎卜君聲垓墓表

予少以文事之會識秀水卜君聲垓於衆中望其清
操則有別俗者然未測其裏也順治庚子予舉京
畿君舉自浙集長安康熙甲辰同儕禮部同進士出
身要結南歸盛夏極水陸行旅共食宿五六十日歸
乃需次淹抑者十年家相距百里往還益密於是知
君最深君爲人篤摯沉毅負骨性惡軟熟詭隨其處
事好深慮人或病過謹然以是卒少敗闕君之生甫
晬而孤曩伍太安人之繼嬪贈公也贈公年且五十

餘尋早歿遺孤三人皆異母君最幼比稍長知孝弟明義理入承太安人訓也痛而受出以事其長姊而從曲而隱茹茶而甘距君能文章有聲交遊及登第益刻已以將順於家故始終一體無少間君居常愴念太安人迄請旌如禮而仲兄老貧推宅與共至性皆若此君又喜接名士大夫雖家食窮空常質衣得錢治酒殺以奉四方來萃者以故家益貧氣益銳聲亦益起逮謁選得洛川洛川郟延邊境土風麤猛四季寇亂起難人習戰鬥長大帶劍不安作業君環

而念曰此病在癥結顧善醫者舒而不攻於是緩課息訟爭勸農耕懸格招徠條目畧具而邑賦不滿萬以金錢給榆林鎮戍米粟給宜君營兵金錢輸易常速米粟運難常遲抑鎮大且饒營偏且絀君又熟念曰是猶乳嬰兒宜急饑且弱者奈何倒施於是營館獨先兵將皆喜居有頃雲南叛三秦震驚君設方畧村莊砦堡皆置阨塞立練總統其義民鄉勇誥姦繕兵明賞罰以預爲防而寧羗總兵王輔臣果殺經畧應滇黔柳溝定邊諸將皆叛當是時賊誘民殺長

吏以應獨洛川民德公不動而賊兵逼洛川宜君營
將卒聞之夜馳一百八十里來援因留守焉君固素
設備城獨完伍太安人訃至君氣幾絕立報牒軍門
奔其喪軍門不聽洛川民亦不聽曰卜令去洛川詎
朝廷有哉墨衰者七月圍大將軍撫平涼始得謝事
去嗟乎應變得民孚將士心以捍牧圉可謂能其守
矣服除補武昌時滇黔未定邑當兵衝民病供億刑
疾易動君一以心計營辦不煩民而懇懇籲上官請
除腳價草束協濟雜稅一切無名之供武昌德君曰

洛川用計典卓異遷禮部主事

諸名節堂官舉司

屬才品君以薦改吏部稽勲尋改驗封員外郎銓曹
爲諸尚書郎清要地主議秦覆關官方得失恬默者
不必力乃職其稍以名跡炫輒隳肅謚聲君持已勁
嚴而最勤於公晨趨署必先諸曹其出必後時不暇
食勞瘁甚疾作君中歲喪婦不娶子二彭年彭頤讀
書里塾營衣食其居京邸惟僮僕二三屬續日諸同
官年舊十數人臨其次揆篋中無餘錢一章服外贊
典畧盡司寇崑山徐公乾學首賻治其喪諸公依之

取廣文錄
始獲歿學士彭君孫通檢討朱君彝樽身其事而記
之嗟乎居官孰不曰我廉名實未必相應然至此而
真者信矣豈不難哉彭年奔喪京師扶柩歸厝祖墓
將營葬事號擗請於予曰知先員外莫如子墓石非
子不可因授以西征紀畧西河治譜兩邑人紀其事
以傳也然予嚮得之秦楚人告語實若此嗚呼君之
補武昌予在史館爲文送之而餞君於古薊門之僧
廊執手期相見笑別去今十二年矣豈謂從此遂辭
決哉予尤痛少孤與君孩抱日等兩母茹節皆終

五十年亦等常與君並敘門緒厄昔申間隱痛絮
語相對涕泗霑衣袂君少予十年出處亦畧似皆不
得顯施然君兩令巖疆一居要秩能績清尚較著死
可無憾予老猶作金題玉躡間蠹書魚而已尚欲重
譚肝脾聞事如君安從得哉抑足悲矣

上
兩臺請特祀故大司馬孟津李僖平公原
任浙江督學道學政事實狀

故大司馬李僖平公諱際期號庚生河南孟津人庚
辰進士順治丙戌來督學於浙視事三載閱兩制科
一歲校中間試明經數等所以惠教浙士子於時衆
寢大旦胥溺大陸天下知不知皆師法公爲莫及

世祖朝以諸道學使者無若公賢考陟異等自右叅議
不五年晉大司馬卒於邸公立朝經國之業載在國
書不具述惟是公學政所大造於浙珩嘗以受知獨

事公久親警咳稔本末敢一陳之往者浙士波流洎
靡恒厭譚經競綺毅公至則鳩生徒首跡嚮標的謂
士不知尊經俎豆何爲爾苟學悖經文離道吾闢之
恐後尚闡然登斯堂哉於是恠說滯習撓滑不逞經
昭文光顧所得才皆振竒有謂竒則累經公笑曰士
安得病竒六經而下差有狂簡餘子岑寂不稱快意
竒以衛道非以畔道奈何欲令庸師宿生張吻聖書
乎比坊十一編出爭誦爲此千年前漆簡中物經昭
文光及天下夫經晦而復彰書滯而復貞公非以正
學成倡以卓識成尚能至此哉有進此者乎曰有之
公始來浙士方伏雪霰雷雹下轅固伏生輩驚懼竄
匿田間不出秉憲者議以法震之出不者族收之公
抗顏力爭謂若提携懼不至何震爲且

朝廷所以求士爲吾道在士夫士氣強猶懼不勝道今
敖然若焦熱士卽可炊而甕種盡道滅吾忍以官易
道哉於是議遂寢徐出孔孟程朱於兵火百奸餘士
稍稍抱經從山谷出有若招數萬孤子寘慈母懷浙
人之謠曰士類不空實有李公夫匡綏之以愛担荷

之以義憤奮之以身則又有進此者乎固有之公持身肅以括卽貴勢所挾請峻不受不肯刻道以周其官於時兜鍪者張甚所請一不行其啣之乘公出羣辱公於萬人市捽其前騶引公出車批公頰而抽其虎皮茵以去公乃徒步詣節府庭解印綬求去郡博士弟子萬餘人伏轅門號慟以三晝夜曰公去浙士安有類乎節府固慰留乃得不去然公終不爲奪獨行已志自若也夫如是則又有進此者乎止矣曰有之公來杭拜於廟惻其宮周垣圯堂序欹屯牧擾擾

牛羊外來則悲曰浙安得轅固伏生毋走田間哉卽不能令聖賢古先生爭此一畝宮於是以痛哭爭屯牧者感其誠毋敢犯爰出俸錢新之扶歆起圯繪聖輝焉士至且喜且泣曰聖賢古先生猶然在哉請郡邑忠賢先廟碑碣之墮壞靡勿損廩供修明之然奉已恆儉一褐一紵粗了寒暑食具鮭菜而已夫直以守已而忍辱以衛人澹以自養而厚以事聖賢先生則又有進此者乎曰至矣竊聞之道不能勝時時亦不能勝道凡公所爲非乘時而爲顧勝時而爲焉以

故地且崇陸寢溺器若造於浙人士功德偉甚非他
學使者能及考周禮大司樂曰凡有道德者使教焉
殺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學宮祀其能爲師者之
證也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國故云
者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而國又各自釋奠於其
先師此國特祀於其先師者之證也元許衡嘗爲祭
酒明薛瑄嘗督學齊魯議者皆以爲道德名臣能尊
師道作人材爲一代倡皆得於當代從祀孔廟以合
於瞽宗國故之義況公之倡於代以衛道而育士有

於代爲者其從祀大典關禮官奏白用
今

上康熙十一年詔郡國修葺志書崇祀在位先賢以光
祀宜協輿評稱功德若祀公於名宦祠僅偃然衆
列不足以配公顯績爍修請援國故瞽宗之義設特
祀以彰殊典著爲例謹狀



